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戴望舒譯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543B

螢 火 叢 書

錢 牧 風 裝 幀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法國古彈詞 戴望舒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123825

~~123825~~

一九二九年七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八月發行

1——2000册

本書實價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序

在歐洲，提起了中世紀，好似暗示着一個嚴肅的時代。在那時候，宗教的威儀束縛着一切社會的機體，人民因襲着古老的風俗制度生活在自己的國境裏如同在酣夢中。倫敦和巴黎是很清冷，很幽暗，沒有現在的繁華。市民每日的音樂，似乎祇有那警覺理性而黜逐熱情的多數寺內的鐘聲。真的，如果我們將中世紀當作一個“信仰的時代”來看，誠然每個人會有這樣的感覺，但假如我們從另一

方面看——看那爲“美的時代”的中世紀，則在苦悶的現代人眼裏，中世紀也可以成爲一個值得遐想的幻景。

一方面有了過度的峻刻的宗教約束，當然必有另一方面的反動。這是會唸“物極必反”這句話的人所能懸度着的。在中世紀，這種對於宗教的反動之表現於文學上，便是多量的傳奇故事之產生。

教皇的敵人，在人的心靈上，是熱情。但熱情却因此愈活躍在教皇的轄境內。所以被拘禁在嚴重的禮教的桎梏之中的中世紀的歐洲士女，愈喜歡聽充分的帶着浪漫性的傳奇故事。

爲了滿足需要，所以行吟詩人 (Trobadeur) 便成爲那時代的特產。他們都是有天才的，出身華貴的和微賤的都有。他們憑着自己的智慧，編造了許多新奇的故事。有時被邀請到爵爺的堡裏，貴夫人，小姐，和她們的武士，各按着自己的身分依次圍坐着，有的手托着香腮，有的輕輕地鬆下了武器。

當悠然神往的時候，都壹志凝神地聽他彈唱。在春天，則在茂翳的花園中；在冬天，則在廣闊的沙龍裏。有時候，他們遊行到郊原，在青翠的牧場上，休息着的牧女，鬆散了農事的附近的田夫農婦，都簇擁着直聽到他故事演完，收拾起提琴，在晚風斜日中步履踉蹌的向前村去投宿，方才惆悵地散去。所以，運氣好的日子，他們可以結伴着青年的舞女歌童，接連着幾夜有人供給精緻的歌宿；但不幸的時候，却又往往獨負着提琴，甚至被好施捨的寺院中拒絕了，從山門口淒淒涼涼地轉身退出，因為聖倍爾那爾曾經說過：“歌伶的把戲是不足以娛上帝的。”

爲了要聽衆歡迎的緣故，全身披掛的武士獨力攻破一個堡壘，美人在月下的露台上垂着珠淚哀念她精壯的情人，束腰，細腿，金髮的青年男女在金橘花叢中私相接吻，這些便都成爲他們的絕妙題材。

緬想起這種情事，便很覺得有些兒像我國理學昌明的宋代的市井間流行的“說話”，不都是一個值得遐想的幻景麼？由這種影響所及，在另一方面，中世紀便很有着浪漫的意味，便足以使我們懷想爲一個“美的時代。”

初期的行吟詩人所編造的傳奇故事，祇暗示了些衝破舊禮教的熱烈的願望，對於保持着最高的權威的宗教，尚沒有敢公然地反抗。但這是時機未至，思想沒有成熟的緣故，並不是詩人的胆怯。所以，到後來，產生了兩篇著名的傳奇，遂撒下了蔑棄宗教，脫理性的束縛，求熱情的解放的火種。

這兩篇傳奇是“亞迷絲與亞迷兒的友誼”和望舒君現在所譯的“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關於前者，我不想在這裏有所陳說。這裏，我祇願意替“屋卡珊和尼各萊特”向讀者略致介紹，雖然這是很不量力的。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很顯著地，是法蘭西的

南方傳奇。據文學的學者的搜尋人的研究，如迦思東巴利，說牠是產生在十二世紀末，而須喜亥却斷定爲十三世紀前半期的產物。這裏，我想我們是不必討論這項糾紛的。至於牠的作者，因爲是行吟詩人隨口唱出，當然是不可知的了。在從前，牠雖曾普遍地流傳在民間，但確曾經過一度的亡失。如今祇幸而保存着唯一的抄本，在巴黎國家圖書館。雖然是幸存的孤本，雖然經過了不少人的傳抄，但牠的真面目却一些也沒有走失。牠的體裁是一節散文的說白間着一節歌詞。因此，望舒君譯作彈詞是很確切的，因爲牠簡直和我國的彈詞，不僅在體裁這方面，便是性質也完全一樣的。牠的情節，純粹的想像，一些也沒有所本，是很簡單的，但是很精緻，本質是很素樸的，但並沒有稚氣；因爲素樸而能精緻，所以絕不使聽的人，現在，似乎應當說讀的人，感覺到在別篇傳奇故事裏感覺到的蓋厭的雕琢和藻飾。

尤其擊中當時的士女的心坎而使牠不朽的，便是屋卡珊，當城中子爵勸他放棄對於尼各萊特的戀愛的時候，攻擊天堂的話。他說天堂是年老的教士，年老的整日整夜跪在神壇底下的斷臂折足的人和穿着破舊的法衣的人所希望着進去的，而地獄中却住着好的學者，好的騎士，爲光榮而戰死的英雄和除了自己的丈夫還有兩三個朋友的美人。在他的嘴裏，教士所虔敬的天堂是成爲污濁的，黑暗的；所輕視的地獄反是光明的，富麗的。所以他斷然地喊出了勇猛的反抗宗教的話：“我正是要到地獄去！”

這種思想，在那被看爲“信仰的時代”的中世紀，簡直是異教徒的口吻了。但是，爲這部傳奇的聽者或讀者，即使是現代人，所尤注意的，却正是這些話。構成浪漫的中世紀的，也正是這些話！在這裏，我們可以引英國批評家華爾透配透在文藝復興論集中論述這部著名的傳奇的警句，周作人

教授的古文譯筆：

“中古文藝……復興時，人人欲得心之自由，求理性與神思之發展，是時有一極大特色，即非禮法主義是也。其反抗宗教道德，尋求官能與神思之悅樂，對於美及人體之崇拜，皆與基督教思想背馳。其尊崇愛戀，如新建宗教，是蓋可謂之異教諸神之重來。如古傳說所言，Venus 未死，但匿居山穴，時至復出。其餘諸神，亦仍往來人世，唯變服為……種種狀而已。”

這是最能闡發這部傳奇的思想的話。

以上是對於這部傳奇本身說了幾句搔不着癢處的話。至於譯文，我相信望舒用純樸的文句將牠移譯過來，絕對保留着本來的質素的面目，是很妥善的辦法。不過對於傳奇之類的文學，在今日譯印，或許有人要說太不合時代。我想，在外國，這句話或者不很錯。因為文學的賞鑑是有時代背景的，

通行着象徵派，新感覺派的外國，對於這種笑話的傳奇文學，當然久已消亡了興趣。但在傳奇文學的勢力還保存着的今日的我國，則這一卷譯文，或者尚能適合一部分人的口胃，拿來與我國的傳奇作一個比較的賞玩。好在魯迅先生的唐宋傳奇集剛才出版，我想，有人如果在夢想着本國的中古期的浪漫情狀之餘，引起了對於歐洲中古期的浪漫故事的好奇的搜索，則這一本小書對於他準是很有誘惑的。

十六年十二月，施蛰存。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

誰要聽那好詩
唱那一對美麗的小兒女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的
觀樂，悲傷；
他爲他的嬌顏的情人
所受的大苦痛
和所立的功績？
歌是溫柔，故事是美麗，

此页无页码

文雅又敘述的很好。
隨便那一個不快樂的，
憂鬱的，氣色很不好的，
害着大病的人，
只要一聽便好了
又重復很快活了：
這故事是多麼溫柔！

二

[白]

伐朗司的步迦爾伯爵和薄蓋爾的格蘭伯爵打仗，如此的大，如此的可驚又如此的兇猛，天一亮他便到城門邊，城牆邊，城柵邊，帶着一百個武士和一萬個步卒和騎兵；他焚燬了他的土地，虜掠他

的地方又殺戮他的家臣。

薄蓋爾的格蘭伯爵是又老又弱了：他年紀很大了。他沒有後嗣，沒有兒子，又沒有女兒；只有一個家僮。這就是我要講給你聽的那個。這公子名叫屋卡珊；他是美好，溫雅又頹長，腿，腳，身體，臂膊都長得很好；他有金栗色，又緋捲的頭髮，生動又和藹的眼睛，明淨又纖細的臉兒，高大又長得很好的鼻子；他稟賦着一切善良的性格，在他身上找不出一個缺點：只有好的。可是他是如此地沉醉着那戰勝一切的愛情，使他不願做武士，又不願執干戈，又不願去比武，又不願去做一切他所當做的事。

他的父親和母親對他說：“孩子，拿起你的武器，騎上馬去，防禦你的土地和幫助你的家臣們，假如他們看見你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定會格外出力去防禦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資產，他們的和我們的土地。”

“父親啊，”屋卡珊說，“您在那兒說什麼？上帝可以不允許那我所向他請求的，却只要您把那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那我所極愛的人給了我，我便去做武士，騎上馬去，上戰場去，去攻打武士們或受他們的攻打！”

“孩子啊，”父親說，“這是不可能的。把尼各萊特放開罷；因為她是一個從異國虜得的女子：本城的子爵從沙拉散人那裏買了她來，帶她到此地；他使她在洗禮盤上受了洗禮，取了名字，做他的代女，而且他不久要把她給與他的一個能光榮地養活她的下級武士。如此你這麼辦呢？而且，假如你要娶妻，我將給你娶一位國王或是伯爵的女兒：隨便法蘭西那一個有權能的人的女兒，只要你要，你便可以得到。”

“不用管我罷，父親！”屋卡珊說。“假如沒有尼各萊特，我最溫柔的情人，世界上的榮名有什麼用呢？隨便是君士坦丁或是阿拉曼業的皇后，或是

法蘭西或英吉利的王后，和她比起來簡直一個大也不值，她是多麼尊貴，文雅，又有爽直的心和一切的美質！”

三

〔唱〕

屈卡珊是薄蓋爾的人，
那是一座精良的堡寨。
沒有人能轉變他的心
使他不想那美麗的尼各萊……
他的父親拒絕了他，
而他的母親又叱罵他：

“啊！傻子，你說！你要怎樣！”

而尼各萊是歡快的美嬌娘，

但是她是被從格答吉虜得
又從一個撒克遜人那兒買來的，
你既然那娶妻子，
你須得娶一位名門之女！”
“我的母親，這個我却不爲難。
尼各萊特有爽直的心；
她的嬌媚的身體，她的臉，
她的美，都使我稱心滿意。
我得到她的愛情是很配的，
她是那樣的溫柔！”

四

[白]

當薄蓋爾的格蘭伯爵看出他不能斷了他的兒

子屋卡珊對於尼各萊特的愛情的時候，他便來到城中子爵那裏，他是他的忠心的人，對他私下說：

“子爵，把尼各萊特，你的代女，打發開去。她從那兒被帶到這兒來的那土地都該受咒詛的！只緣爲了她，我便失去了屋卡珊：他又不願意做武士，又不願做一切他該做的事。而且你須要知道，假如我能得到她，我便要將她放在火刑架上燒死她；而你自己也要受極大的恐怖。

“殿下，”子爵說，“他在這兒來來去去並且和她談話也是和我的意志相反的。我用錢買了她來，在洗禮盤上行了洗禮，取了名字，做了我的代女，又不久就要將她給與一個能光榮地養活她的下級武士。這樣一來，令郎屋卡珊便沒有辦法了。可是既然這是您的意志和您的高興，我便就要打發她到某個采地和某處地方，使他永不能看見她。”

“當心着啊，”格蘭伯爵說；“大不幸許會落到你身上啊！”

“他們便分別了。這子爵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他有一所富麗的宮在一個花園底裏。在那裏，在最高一層樓上的一間房中，他把尼各萊特放在那邊，并且叫一個老婦陪伴着她。他吩咐送麵包，肉，酒以及其他必需品進去。隨後，他吩咐把門封起來，使沒有一處可以讓人進出：只有一扇窗子隨着花園，並不大，從那裏透進些清鮮的空氣來。

五

[唱]

尼各萊已被拘禁，
在一間圓頂的房裏，
房中安排得精美，
又畫得非常纖麗。

這個小小的姑娘
靠在大理石的窗上。
她有金栗色的髮絲
和彎彎的蛾眉，
皎潔又纖細的臉兒：
你永沒有看見過比她更好看的！
她凝看着花園，
看那開着的薔薇
和那些歌唱着的鳥兒：
她便有些兒感覺到孤涼味。

“咳！弱小的可憐人！
我為什麼會做囚徒呢？
屋卡珊，公子，貴人！
這就爲了我是你的情人
而你又不恨我的原因，
爲了你，我纔被拘禁
在這圓頂的房裏。

在那裏我度着不幸的生涯。
可是，上帝啊，馬麗亞的兒子啊！
我望不要在這裏住得很長久，
假如我能夠如此！”

六

【白】

尼各萊特，正如你所聽得的那樣，是被拘禁在那房中。全地方都謠言說尼各萊特已經失蹤了。有些人說她已逃出采地了，有些人說薄蓋爾的格蘭伯爵已吩咐將她殺了。別人覺得快樂的事，屋卡珊都不覺得有快樂，于是他便來到城中的子爵那裏私下和他說。

“子爵，您將尼各萊特，我的最溫柔的情人，那

世界上我所最愛的東西，弄得怎樣了？你已將她帶走了還是將她藏過了？你須要知道，假如我爲了這事死了，我要來找你理論，這是公平的：因爲你奪了我全世界最愛的人，便是用你的一雙手殺了我！”

“閣下，”子爵說，“放棄了罷！尼各萊特是一個虜掠來的人，是我從異地帶來的；我用我的錢從沙拉散人那邊買了她來，我使她在洗禮盤上受了洗禮，取了名字做我的代女，我養得她長大，我不久又就要將她給與一個能光榮地養活她的下級騎士。這樣，你便沒有辦法；你去娶一位國王或是一個伯爵的女兒罷……而且，最要緊的，你以爲你有什麼好處呢，在你得到她又將她放在你床上後？你所得到的好處真很少：你在世之日，蒙着羞恥，而且去世後你的靈魂要降到地獄中，你永不能進天堂。”

“進天堂？我到那兒去幹什麼？我不想到那兒

去：只讓我得到尼各萊特罷，我的最溫柔的情人，那我所最愛的人！因為只有那種人纔進那天堂去，那一種人呢，我來告訴你。他們到那兒去，那些年老的教士和那些年老的跛子和斷臂人，這些人，整日整夜地跪在神壇下和殯葬所中，還有那些穿着破舊的法衣的和穿着襤褸的舊袍的人們，這些人都是赤裸的，沒有鞋子又露着腿，這些人是飢渴貧寒而死的。這些人纔到天堂去；和他們在一起就糟了。我正是要到地獄去！因為到地獄去的是好學者，好騎士，這些人是死于競爭和光明的大戰中的，還有那些好兵士和貴人：我是願意和他們在一起的。到那兒去的有美麗文雅的女子，她們是除了丈夫外還有兩三個朋友的，到那兒去的有金子，銀子和斑紋的和炭色的皮貨；到那兒去的有彈瑟篳篥的人和游吟詩人以及世界上的國王：我願意和他們同去，只要我有尼各萊特，我的最溫柔的情人和我在一起！”

“真的，”子爵說，“你徒然空說着，因為你永遠不能再看見她了。而且，假如你和她說了話又被你父親知道了，他要將她和我放在火刑場中焚死，而你自己也得受罪。”

“這使我痛苦！”屋卡珊說。

他很哀傷地別了子爵。

七

[唱]

屋卡珊哀傷地走了，
爲了他的嬌臉的情人。
沒有人能安慰他，
沒有人能勸解他。
他回到宮中，

他走上階石，
他走進一間房中，
便哭起來了，
心裏含着沈哀，
傷悼着他的情人：

“風姿絕世的尼各萊特，
美麗的是你的步武，
美麗的是你的歡笑和遊戲，
美麗的是你的接吻和擁抱！
都是因為你
我纔如此的傷心
又如此的不幸，
使我不相信我還活在世界上，
妹妹啊，溫柔的情人啊！”

[白]

當屋卡珊在房中惆悵着他的情人尼各萊特時，伐朗司的步迦爾伯爵正要打仗，他一點也沒有把打仗忘記：他分發出他的步戰的和馬戰的家將，衝到堡前進攻。警號呼喊起來了；騎士們和親兵都武裝起來奔到城門前城牆上去防禦堡壘；堡中人都攀登城上用強弩發射石子和箭。

在打得最激烈時，薄蓋爾的格蘭伯爵來到屋卡珊的房中，那裏屋卡珊度着哀傷的生涯，惆悵着他的深深地愛着的，最溫柔的情人尼各萊特。

“啊！孩子！”他說。“你是多麼的可恨又可憐，因為你坐看着別人在攻打你的堡壘，最好最堅固的堡壘。而且你要知道，假為你失了這個堡壘，你便失了你一切的嗣產。孩子啊，拿起你的兵器，騎上馬去，防禦你的土地，幫着你的家將們上戰場

去！即使你不打別人也不受別人打也不要緊，只要你能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便格外出力防禦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身體，你的土地和我的土地。而且你是如此高大，如此強壯，你很能勝任，而且你又應該如此。”

“父親啊，”屋卡珊說，“您在那兒說什麼？上帝可以不允許那我所向他請求的，却只要您把那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那我所極愛的人給了我，我便去做武士，騎上馬去，上戰場來，去攻打人又受他們的攻打！”

“孩子啊，”那父親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損失了我所有的一切，而不能使你娶這種女人。”

他便轉身走了。可是當屋卡珊看見他走時，他便喊他回來。

“父親，”屋卡珊說，“您過來。我有一個主意。”

“什麼主意，好孩子？”

“我可以拿兵器上戰場去，只要一個條件，假

如上帝使我安然回來，您須得要讓我見一次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讓我有和她說兩三句話，和一次接吻的時間。”

“我允許你了，”父親說。

他宣了誓，屋卡珊很快活。

九

[唱]

屋卡珊聽到那接吻的允許，
在他回來時可以得到。
就是萬兩的黃金
也不能使他如此歡樂。
他要了他的富麗的武裝：
別人已爲他預備好。

他穿上一件雙重的鎧甲，
把頭盔纏在頭上，
掛上了裝金的寶劍，
騎上了他的駿馬，
拿着長盾和鐵尺。
他看看他的兩隻腳，
將雙足踏上馬鐙。
他對於他的戎服很驕傲。
他想起了他的情人，
他用馬刺輪刺着他的駿馬，
馬便毫無畏懼地奔跑，
一逕向城門跑出，
上那戰場去。

+

〔白〕

屋卡珊是全身披掛着騎在他的馬上，正如你所聽見過的那樣。上帝啊！那長盾和項頸，頭盔和他的頭，左腰上的繫劍帶是多麼合適！這少年人是高大，強健，美麗，溫雅，又長得很好；他所騎的馬，又輕又快；這少年騎着牠一直穿過城內跑去。你不要以為他現在在想掠得牛羊，或是攻打騎士們與受他們的攻打！不是，絕對不是！他簡直連想也沒有想起，却只想着尼各萊特，他的溫柔的情人，使他忘記了他的韁繩和一切他所該做的事。而那馬，在受着刺馬輪後，便把他載到戰場中，衝到敵人的陣中。他們便四面地向他打去，擒住了他，奪去了他的盾和矛，要立刻帶他入囚牢去；他們已經在商量如何處死他了。

當屋卡珊聽見這話時：

“啊！上帝啊，”他說，“溫柔的造物啊，那要斬

我的首級的可就是我的這些敵人嗎？而且當我在首級斬下後，我是永不能再和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我所極愛的人談話了！我這裏還有一柄好劍，而我現在又騎在一匹生力的好馬上。假如現在爲了她的愛情而戰死，願她永遠地愛我，否則上帝棄擲了她。”

這青年人是又高大又壯健，而他所騎的馬又敏捷。他便拿起寶劍向左向右攻打起來：他砍去了頭盔，鼻子，拳頭，臂膊，在他的四周做了一個大屠殺，正如一頭在林中被獵犬所襲的野豬一般；他打倒了十個騎士，打傷了七個騎士，生龍活虎般地殺出重圍，手裏握着寶劍飛馬奔回去。

伐朗司的步迦爾伯爵聽說已擒住了他的敵人屋卡珊，他便跑將過去，正遇到了屋卡珊。這青年人握着寶劍：他在伯爵的頭盔的中央打下去，用力太大了，一直把頭盔打破在他頭上。打暈了，伯爵便倒在地上；屋卡珊伸出手來，擒住了他，握住了

他的頭盔，帶着他交與他父親。

“父親，”屋卡珊說，“這就是你的仇人，他曾屢次和你開戰，又使你不幸。這場戰爭已有二十年了，沒有人能結束牠！”

“好孩子，”父親說，“這樣的事比你的痴夢好得多了。”

“父親，”屋卡珊說，“請你不要罵我；却踐你的約罷。”

“呸！什麼約，好孩子？”

“哦！父親，你難道忘記了嗎？憑着我的頭說話！別人忘記隨他忘記，我却不願忘記牠，牠是牢牢地掛在我心頭。當我拿起武器上戰場去時，我們可不是有這個約嗎？假如上帝使我安然回來，您須得要讓我見一次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讓我有和他說兩三句話，和一次接吻的時間？這個約，我們已經說定，我望您踐約。”

“我嗎？”父親說，“請上帝再幫助我罷，假如

我踐了此約！而且假如她現在是在此地，我準要將她在火刑場上燒死，而你自己也當受罪！”

“這樣就算了嗎？”屋卡珊說。

“假如上帝幫助我，”父親說，“這樣就算了。”

“真的，”屋卡珊說，“像您這樣年紀的人說謊真使我不快樂。”

“伐郎司的伯爵，”屋卡珊說，“您是我的俘虜嗎？”

“當然是的，公子，”伯爵說。

“拿過您的手來，”屋卡珊說。

“公子，遵命。”

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手中。

“請你先允許我，”屋卡珊說，“在你有生之日，假如你有機會能使我的父親受羞辱或受損失在他的身體上或在他的資產上，你就該當做去！”

“公子，憑上帝說話！”他說，“請你不要和我開玩笑；不如請你讓我出價贖身罷。隨你要金子銀

子，良馬，貂裘，狗，鳥，我都可以給你。”

“什麼！”屋卡珊說。“你不認你是我的俘虜嗎？”

“公子，我是的！”步迦爾伯爵說。

“那麼請你先允許我，”屋卡珊說，“否則假如我不立刻砍了你的頭，上帝就不助我！”

“憑上帝的名字說話，”他說，“我承諾一切您所歡喜的。”

他承諾了他。屋卡珊叫他騎在馬上，自己也騎了馬，一直伴送到一個安安無危險的地方。

十一

[唱]

當格蘭伯爵看出

他的孩子屋卡珊
不能放棄了那
嬌顏的尼各萊特時，
他便將他禁在一個牢中，
在一個褐色大理石所造的
地下的倉裏
當屋卡珊被放在那兒時，
他很煩惱，很煩惱。
他便痛哭起來
你就要聽我說他的樣兒。

“尼各萊特啊，百合花啊，
嬌顏的溫柔的情人啊！
你是比一顆葡萄
或是一杯芳膠更溫柔！
那一天，我見過一個香客，
他是從里莫珊來的，
他生了眩暈病，

躺在床裏。

他臉色很不好

又害着重病。

你在他床前走過，

曳起了你的長裙，

和你的繡袍，

你的白蘇的衫子，

使他看見了你的腿：

這香客的病立刻好了

格外比從前輕捷了。

他從他的床上起來，

回到他的故鄉，

平安，康健而全愈。

溫柔的情人啊，百合花啊！嬌麗的步武的人，

嬌麗的遊戲和玩耍的人，

嬌麗的言辭和喜笑的人，

溫柔的接吻和接觸的人，

誰都不會恨你！
爲了你，我纔受幽禁
在地下的倉裏，
在這裏我度着不幸的生涯。
我可要死在這裏嗎，
爲了你，我的情人啊！”

十二

[白]

屋卡珊是在拘禁中，正如你所聽見的那樣，而尼各萊特也在她的房中，那時正是夏天，在五月的時候，那時白晝很熱，很長，很亮，夜間却平靜又沉寂。有一夜，尼各萊特睡在她的床上；她看見月光很亮地從窗間照進來，又聽見夜鶯在花園中嬌啼。

着，她便想起了屋卡珊，她的情人，她所極愛的人。她便想起那薄蓋爾的格蘭伯爵，他是恨得她要死的；她又想起她將不能久留在那兒；想起她假如被揭發出來又被格蘭伯爵知道了，他將極殘酷地處死她。她看見那伴守她的老婦已睡着了，她便起身，穿上一件她所有的極美的綢外套。拿起氈子和浴布，將牠們結合起來，盡她的能力做了一條長繩子，將這條繩子繫在窗柱上便溜身下去到花園中。她一隻手提起前面的衣裳，一隻手提起了後面的，因為他看見草上露水很重，這樣便走過了花園。

她有金栗色的頭髮和細細的捲髮，生動又含笑的眼睛，纖麗的臉兒，高高的，生得很好的鼻子，小小的又比夏日的櫻桃或薔薇更嬌紅的嘴唇，潔白又細小的牙齒，和那高出在她的衣服上像兩顆圓核桃的堅實的乳房，而且她的腰身纖細得你兩隻手就可以攏緊；而那些雛菊，那些被她踏過又倒

下的雛菊，和她的脚和腿比起來真是很黑，這小女是那樣地白。

她來到暗門邊，開了門，從薄蓋爾街走出去，找着黑暗的地方走，因為月光照得很亮，走了許久，走到他的情人所住的堡下。這堡到處都支着木頭，尼各萊特便躲在柱頭後，把身體緊裹在大壘中，從堡的老舊的壁洞間探過頭去，聽見屈卡爾在裏面哭泣，他是十分淒涼又在懷念着他的溫柔的情人，他所極愛的人。當她聽得清清楚楚時，她便說：

十三

〔唱〕

嬌容的尼各萊特

是靠在柱上，
聽着那屋卡珊啼哭
和悵念他的情人。

于是，她便說了這些話：

“屋卡珊，尊貴的子爵，
爽直的榮耀的公子，
這有什麼用呢，你哭着，
悲傷着，啼泣着，
既然你已永不能得到我了？
因為你的父親恨我，
而你的全親屬又恨我。
爲了你，我將渡過海去，
我將要到別一個國中去。”

她割下了些頭髮，
投到倉中去，
這貴公子便接受了：
他很是歡樂，

他吻着頭髮又擁抱頭髮，
他將頭髮放在他胸上
又重新啼哭起來，
爲了他情人。

十四

〔白〕

當屋卡珊聽見尼各萊特回說要到異國去時，
他心中十分氣惱。

“美麗的溫柔的情人，”他說，“你不要去，因爲
這簡直是處我於死地。那第一個看見你的人，假如
他能夠，他準會立刻拿了你去將你放在他的床中。
而且，當你已進了除了我以外的別一個男子的床
中時，你要知道我是^不必等着拿一把刀子刺進胸

裏纔能自殺。不啊，一定的，我不必等着刀子；只要遠遠地看見一座牆或是一塊石頭，我便投過去，把頭碰得那麼用力，使眼睛飛出去又把腦漿流出來。而且我甯願愛這樣的死，而不願知道你進了別個男子的床。”

“啊！”她說，“我不相信你愛我和所說的一樣；可是我，我愛你更甚于你愛我。”

“哦！”屋卡珊說，“美麗的溫柔的情人，你愛我和我愛你一樣深這事是不會有的。女子愛男子不能和男子愛女子一樣深的。因為女子的愛情，是在她的睫毛的梢頭，在她的乳頭上，在她的足趾的尖上；可是男子的愛情却深種在他的心裏，而且牠不能走出來！”

當屋卡珊和尼各萊特在一起談話時，城中的巡兵沿着路走來了，手裏握着那藏在外套下的劍。因為格蘭伯爵吩咐過他們，假如他們能捕得她，便殺了她。可是那在堡上的衛士，他看見他們走過

來，他聽見他們談着尼各萊特，並且威嚇着要殺死她。

“上帝啊！”衛士，“假如他們殺了她，失去了一個這樣美麗的少女，是多麼大的損失啊！而且假如我能向她說幾句他們不懂的話使她可以免難，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功德啊。因為，假如他們殺了她，我的公子屋卡珊將因此而死，這真是件大大的不幸之事。”

十五

[唱]

這衛士是很好，
勇敢，文雅又有深謀。
他便開始唱一個歌兒，

這歌兒是美麗又可愛：

“心地爽直的少女，
 你的身體是美麗又嬌媚，
 頭髮金黃又光澤，
 你的眼睛靈活，你的丰姿含笑。
 我從臉色上清清楚楚地看出：
 你是在和你的情人，
 那要爲你而死的情人談話，
 我對你說，聽我說罷：
 避過了那些叛臣，
 他們到此地來找你，
 他們的劍藏在長袍下。
 他們將很利害地威嚇你，
 又立刻要加你以不幸，
 假如你不逃避！”

十六

〔白〕

“啊！”尼各萊特說，“祝你父親的靈魂幸福平安，因為你這樣的美麗地文雅地對我說了這些話！假如上帝歡喜如此，我會安全地避過了他們；望上帝保佑我！”

她裹緊了她的大氅藏在柱子的暗影中，一直等到他們走過了。于是她別了屋卡珊，急急上道逕自來到堡壘的牆邊。牆邊有一個缺口，別人用木材來修補過的；她便走到那上面，竭力設法達到了城牆和壕溝之間。她向下一看，只見這溝又深又險，她是非常害怕。

“啊！上帝啊！”她說，“溫柔的造物啊！假使我墮了下去，我定會折斷我的頸子；假使我留在此地，別人明天會捉住我，將我在火刑場中焚死……

與其明天露臉在衆人的眼中，我甯可死在這兒！”

她劃了十字，溜下溝去；當她到底時，她的從來沒有傷過的美麗的腳和她的美麗的手是破碎又擦傷了，血從許多地方流出來；然而她一點不覺得痛苦和悲哀，因為她非常害怕。

她下來是很困難的，她上去是更困難了。她想停留在那兒總不妥當；她找到了一根城中人投下來保護堡壘的尖木，便一步一步地，很困難的爬上去，最後她到了上邊了。

很近，在兩箭之遠，就是樹林，這樹林有三十里盍的廣袤，裏邊有無數的毒蛇野獸。假如她走進去，她是有生命的危險的；在另一方面，她想，假如別人在那裏找到了她，就會將她帶到城中去燒死。

十七

[唱]

嬌顏的尼各萊特

已從壕溝中上來了。

她于是歎息着

懇求着上帝：

“天父啊，至尊之主！

我已不知道要向那裏走。

假如我向深林去，

那裏有許許多多的

狼，獅子，野豬，

我將被牠們吞噬。

可是假如我等着天亮，

別人會在這裏發現我，

他們就要燒着了火，

在火上我的身體將被焚燬……

懇着至尊的上帝！

與其走向城中去
我還情願被
狼，獅子，野豬
吞嚥了的好：
城中我是不去的！”

十八

[白]

尼各萊特悲痛萬分，正如你們所聽到的那樣。她求援于上帝，又走了好久纔來到樹林。她不敢走到樹林深處，因為野獸和毒蛇的緣故，却躲在一個綿密的灌木叢中。睡眠侵佔了她，她便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在這個時候，牧童們出了城，把他們的牲口趕到樹林和河水之間；然後他們一同

來到一個在林口的很美的井泉邊，他們攤開了他們的外套，把麵包放在上面。

當他們在吃的時候，尼各萊特在鳥聲和牧童們的聲音中醒來了。她便跑到他們那邊去。

“好孩子，”她說；“上帝保佑你們！”

“上帝幫助你！”他們中一個最善說話的說。

“好孩子，”她說，“你們認識薄蓋爾的洛蘭伯爵的兒子屋卡珊嗎？”

“認識的，我們很認識他。”

“憑上帝的名字，好孩子，”她說，“對他說在這樹林中有一隻走獸，叫他來獵取，對他說，假如他能獵得牠，就是一百個金馬爾克（幣名），或者五百個，或者任何財富，他也不肯賣掉牠的一個肢體的。”

他們注視着她，看見她如此美麗，大家都呆住了。

“對他這樣說？”其中一個比別人會講話的說，

“說這話和將這話告訴他的人真會不幸！你所說的話完全是妖話！在這樹林裏沒有這樣寶貴的野獸，——沒有牡鹿，獅子，野豬，——牠們的肢體亦不過值兩個特尼埃（幣名），最多也不過三個！而你却說這樣大的財富！相信你而又將這話對他說的人真會不幸！你是妖仙，我們不管你們的事：走你的路罷！”

“啊，好孩子，”她說，“我要你這樣做去！這頭野獸是醫屋卡珊的病的惟一的藥。我錢囊中有五個蘇（幣名）：你們拿了去，去將這話向他說。而且，在三日之內，他就應該來打獵，假如三天之內找牠不到，他就永遠不能看見牠，而且他的病也永遠不會好了。”

“憑我的良心！”他說，“我們就拿了這錢，假如他來到此地，我們將把這話告訴他：但是我們却不去找他來的。”

“上帝保護你！”她說。

于是她別了牧童去了。

十九

[唱]

嬌顏的尼各萊特

離開了牧童們，

走着她的路

穿過那茂葉的森林，

沿着那條老舊的小徑。

她來到了一條大路，

是七條通路的交叉口，

各向各的地方去。

這時她起了一個念頭，

要證明她的情人

可是像他口說一樣地愛她。
她拿了些百合花，
荒地上的野草，
還有那木葉。
她拿這些造了一個美麗的屋子：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
她向不說謊的上帝發誓說，
假如屋卡珊來到這裏，
假如爲了對於她的愛情，
他不在這兒休息一問，
他將永不是她的情人，她也 不是他的。

二十

〔白〕

尼各萊特已造起屋子，正如你們所聽見過的那樣，很美麗，很可愛，而她又在那邊和外邊用花兒葉兒裝飾得很好看。她自己藏在屋子旁邊的一叢密樹中，爲的要知道屋卡珊將做些什麼事。

尼各萊特失蹤的聲浪已傳遍全國，全呆地了。有的說她已逃走了，有的說她已被格蘭伯爵處死了。別人快樂的事，屋卡珊都不覺得快樂。他的父親格蘭伯爵放他出獄，召了他領土中的貴人和貴婦，排下一場大筵席，以爲這樣可以安慰他的兒子屋卡珊。

當筵席正酣暢時，屋卡珊倚在欄干上，很悲哀，很痛苦。別人覺得快樂，屋卡珊却並不感到。在那裏他所愛的東西他一點也沒有看見。一位騎士注視着他，走到他身邊，向他說：

“屋卡珊，”他說，“我曾經生過和你一樣的病。我將給你一個好教訓，假如你肯相信我。”

“先生，”屋卡珊說，“多謝你！一個好教訓對於

我是可貴的。”

“騎上馬去！”他說，“沿着樹林去散心；你看將見花兒和綠茵，你將聽見小鳥的歌聲，而且偶然你會聽見些對於你的好處的言語。”

“先生，”屋卡珊說，“多謝你！我將這樣做去。”

他離了廳堂，走下階砌，來到他的馬廐裏。他裝上鞍勒，裝上踏鐙，騎了馬走出堡壘。騎了許多時候纔來到樹林；他來到井泉邊，那裏有牧童們在着，這時正是下午三點鐘。他們把外套攤在草上，吃着麵包，很是快樂，

二十一

[唱]

牧童們團聚在一起

愛麥萊和馬爾底奈，
弗留愛蘭和姚阿奈，
洛伯甸和倭白里艾。

一個說：“好同伴，
願上帝幫助屋卡西奈，
那美麗的公子，憑我的心！
和那身段婀娜的，
頭髮金色的，
嬌靨明眸的小姑娘，
她會給我們錢，
我們用她的錢買糕餅，
帶鞘的刀子，
笛子和喇叭，
牧杖和叫篋。
願上帝保佑她。”

二十二

[白]

當屋卡珊聽見牧童們講話，便想起了尼各萊特，他最愛的溫柔的情人，他想她一定經過那兒。他用刺馬輪刺動了他的馬，來到牧童們身邊。

“好孩子，上帝保佑你們！”

“上帝幫助你！”那比別的會說話的人說。

“好孩子，”他說，“把你們剛才唱的歌再唱一遍罷。”

“我們不唱！”那比別的會說話的牧童說。“向你唱這歌的人會不幸！好先生！”

“好孩子，”屋卡珊說，“你們不認識我嗎？”

“認識！我們很知道你是屋卡珊，我們的公子；可是我們不是屬於你的，我們是屬於伯爵的。”

“好孩子，唱罷，我請你們。”

“哼！你們聽見嗎？”他說。“我們爲什麼要唱給你聽呢，假如我們不高興？這兒除了格蘭伯爵外，沒有一個高貴的人敢大胆地驅逐我的牛羊，假如他看見我的牛羊在他的牧場或麥田中時；假如他驅逐了，他還保得住他的眼睛嗎！我爲什麼要唱給你聽呢，假如我不高興？”

“上帝幫助你們！好孩子，你們唱罷！喂！我錢囊中有十個銅子，你們拿去罷。”

“先生，我們收了這錢，可是我不對你唱，因爲我已發過誓了；我將敘述那椿事，假如你願意。”

“憑上帝說！”屋卡珊說，“我愛聽你敘述，比一些兒沒聽到總好。”

“先生，有一回我們在這兒，在卯時和辰時之間，在這井泉邊吃着我們的麵包，正如現在一樣。一個少女來到此地，世界上最美的東西，這樣的美麗使我們以爲她是仙女，這樣的美麗使全樹林都光亮起來。她送了我們許多特尼埃，我們便答應了

她，假如你來到這裏，對你說叫你到這林子裏去打獵，對你說這林中有一隻野獸，假如你能捉住牠，就是一百個銀瑪爾克，或是任何大財富，你也不肯賣掉牠的一肢。因為假如你能捉住牠，牠有治好你的病的能力；而且，在三日之內，你應當捉住她，否則你便永遠不能看見牠了。現在你去獵牠罷；我呢，我對她已盡了責了。”

“好孩子，”屋卡珊說，“你說的夠了。上帝助我找到牠！”

二十三

[唱]

屋卡珊聽了那婀娜的
情人的口信：

字眼兒走進了他的心坎。
立刻，他離開了牧童們，
深入森林深處。
他的馬輕旋跳躍地走去，
載着他奔馳。

當時他說了這些話：

“婀娜的尼各萊特，
爲了你，我纔來到林中。
我不獵壯鹿和野豬：
我追尋的是你的踪跡。
你的活潑的眼，你的婀娜的身，
你溫柔的談吐，你倩麗的笑容
已深深地傷了我的心。
求上帝，萬能的天父，
我將再看見你，
妹妹啊，溫柔的情人啊！”

二十四

[白]

屋卡珊向林中跑去，從這條路跑到那條路，駿馬負着他跑得很快。你不要以為荊棘會輕輕的放過了他。絕對不！荊棘扯碎了他的衣裳，破碎得即使拿最完整的一塊來打一個結都很困難；臂上，肋旁，腿上有三四十處都流出血來，在這個貴公子的後面，人們可以尋出他滴在草上的血跡來。可是他卻一心想着尼各萊特，他的溫柔的情人，使他一點不覺得痛楚。他這樣地在林中跑了一個整天，可是一點也得不到他的情人的消息；而當他看見暮夜將來臨時，他便哭起來了，因為他尋她不到。

她沿着一條蔓生着野草的古道上走着，眼睛

望着前面，在路的中央，他看見一個賤民，這就是我就要對你說的。這人又大又可驚又醜又難看。他有一個比炭還黑的大頭，兩個眼睛的距離有一掌多開闊，寬的頰，一個極大的塌鼻子，兩面分開的大鼻孔，比烤肉還紅的大嘴唇，和又黃又醜的大牙齒；裹着腿布，穿着牛皮的鞋子，用繩子繫在膝上，披着一件雙面的外套，倚身在一根大杖上。屋卡珊飛馬來到他前面，他突然看見他十分恐懼。

“老兄，上帝保佑你！”

“上帝幫助你！”那人說。

“憑上帝！你在那裏做什麼？”

“這於你有什麼關係？”那人說。

“沒有什麼，”屋卡珊說，“我不過好意問問你。”

“可是你爲什麼哭，”那人說，“又這樣憂傷？真的，假如我是像你那樣有錢的人，世界上隨便什麼東西都不會使我哭。”

“什麼！你認識我嗎？”屋卡珊說。

“是的，我很知道你是屋卡珊，伯爵的兒子，而且，假如你對我說你爲什麼哭，我就告訴你我在這裏做什麼。”

“真的，”屋卡珊說，“我很願意對你說。今天早上，我到這林中來打獵；我有一隻白色的獵兔狗，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我却失了牠；因此我哭了。”

“真的嗎？”他說，“憑天主之心！你爲一隻臭獵狗而哭嗎？再要器重你的人真該詛咒了，因爲難道在這地方有一個有錢的人，假如你父親向他要十隻十五隻或是二十隻，不肯很願意地送上嗎！可是我，我真應該哭泣，應該悲傷。”

“爲了什麼，老兄？”

“大人，我將對你說。我是被一個有錢的惡人僱用，趕他的犁車：一共有四隻牛。三天之前，來了一個大不幸：我失去了我的牛中最好的那一頭，羅逸，我的犁車的最好的牛，我在這裏找牠。我三天

以來沒有飲食，我不敢到城裏去，怕他們要把我放到囚牢裏去，因為我沒有錢來賠償。在世界上我所有的財產，除了你看見在我身上穿着的以外，我一無所有了。我有一個可憐的母親，她除了一條壞褲子外，也別無值錢的東西了；他們將那條壞褲子從她背底下抽了去。她只能睡在乾草上了。我替她痛苦我自己還深！因為財產來往不竭：假如我今天失了，下次我將復得；我能賠時我將賠償我的牛，却不爲了這事而哭泣。而你，你却爲了一隻臭狗而哭泣？再要器重的人真該詛咒了！”

“真的，你是一個好安慰者，老兄！你將受祝福！你的牛值多少錢？”

“大人，他們要我二十個蘇（幣名），我却一個小錢也敲不出。”

“拿去罷，”屋卡珊說，“這裏是我錢囊中所有的二十個蘇：賠你的牛去罷。”

“大人，”他說，“多謝你！願上帝使你找到你所

尋的東西！”

他便別了他，而屋卡珊也騎着馬走了。夜是美麗又平靜。他走了許多纔來到那七條路交叉的路口上，他看見在他前面那尼各兒所造的屋子，這是你們知道的。屋子的內內外外前前後後全飾着花枝，美麗得不能更美麗了。當屋卡珊看見了這屋子時，他突然停了下來：月光墜了進去。

“啊！上帝！”屋卡珊說，“尼各萊特，我的溫柔的情人曾到過此地，她用她的纖手造成了這個。爲了屋子的溫柔和她的深情，我將在此下馬，在此度夜。”

他把脚脫出了馬鐙下馬：可是他的馬是又高又大，而且他又一心想着他的柔柔的情人尼各萊特，他便跌在一塊石頭上了，跌得那麼利害，連肩骨都脫臼了。他覺得傷得很利害，但是他盡他所能地支持着，用別一隻手將馬繫在一枝荆棘上，自己艱行慢步地走到屋子邊，他進去，仰天躺着。他從

屋子的一個罅洞中凝視着，看着天星；他看見一顆比別的更亮的星，他便開始說了：

二十五

[唱]

“小星兒，我看見你，
慢慢地移近月亮。
我那金髮的情人，
尼各萊特是和你在一起。
我想，上帝要她，
爲的要使晚上的光明
因她更顯得晶亮。
溫柔的妹妹，我是多麼想
能夠一直地飛昇，

(冒着墜下的危險)

到天上與你作伴!

我將熱烈地吻你!

即使我是個王子，
你依然和我相稱的，
妹妹啊，溫柔的情人啊!”

二十六

[白]

當尼各萊特聽見屋卡珊時，她便來到他那邊，因為她離得不遠。她進了屋子，用手臂勾住他的項頸，吻他，抱他：

“可意的溫柔的情人，我找到你十分快樂。”

“而你呢，美麗的溫柔的情人，我找到你也十

分快樂！”

他們互相吻着，抱着，歡樂極了。

“啊！溫柔的情人！”屋卡珊說，“我剛纔肩上傷得很重，而現在我却不覺得痛楚，因為你已為我所有了。”

她一摸便找到了他脫臼的肩骨；她用她的素手不停地將他的肩骨運轉，牽動，由那愛天下有情人的上帝的幫助，肩骨復了原位。然後她拿了些花枝，鮮草和綠葉，撕下她內衣的一塊，將牠們縛在他肩上，于是他完全好了。

“屋卡珊，”她說，“美麗溫柔的情人，想一想你該做的事罷。假如你的父親明天叫人大搜這樹林，便會發見我，不管你會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總要將我處死的。”

“一定的，美麗溫柔的情人，我一定會很悲傷。可是，假使我能夠，我總不使他們得到你！”

他騎上馬去，將他的情人放在他前面，吻着

她，抱着她，他們穿過田野去了。

二十七

[唱]

那美麗的，金髮的，
出身高貴又多情的屋卡珊，
是從深深的樹林中出來了，
胸頭擁着他那
在他前面馬鞍架上的情人；
吻着她的眼睛和額間，
嘴和下頷。於是尼各兒問他：

“屋卡珊，美麗溫柔的情人，
我們到什麼國土去呢？”

“我怎麼知道呢，溫柔的情人？”

我們到那裏去有什麼重要關係，
走着樹林和彎曲的道路，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他們經過山谷和山，
經過城市和村鎮。
天明時，他們來到海邊，
走到沙土上，在海岸邊。

二十八

[白]

屋卡珊已和他的情人下了馬來，正如你們所聽見過的一樣。他一手牽着馬韁，一手攜着他的愛人，沿着海灘走去。屋卡珊看一隻船走過，船中有些商人在將船駕駛過來。他招呼他們；他們便來

了，他要求到把他們兩人載在他們的船上。

可是，當他們航到大海面時，起了一陣又大又猛的風，把他們從這一處吹引到那一處，後來他們到了一個異地，進了丟拉留拉堡的港口。他們問這是什麼地方，別人告訴他們這是丟拉留拉王的土地。他問國王是什麼一種人，有沒有戰事，別人對他說：“有，而且是大戰！”

他便別商了人們，商人們祝上帝保佑他。他佩劍上馬，他的情人坐在他的前面，走了許久，來到堡下。他問國王在那兒，別人對他說他在分娩。

“那麼他的妻子在什麼地方呢？”

於是別人對他說她是在軍中，統領着全國之衆。屋卡珊聽了這話，十分驚訝。他來到王宮，和他的情人一同下了馬。她帶住他的馬；他呢，他帶着劍走上王宮，走了許久，來到國王的臥房。

二十九

[唱]

這溫文又尊貴的屋卡珊
走進了他的臥房。
他一直走到
國王臥着的床邊。
他在他面前站住；
諸位且聽他對他說的話罷：
“哦！傻子，你說，你在那兒幹什麼？”
那國王說：“我在這兒養孩子。
等我滿月了後。
等我恢復了我的健康後，
我將要去聽產後彌撒，
像我的祖先一樣，
還要去對我的敵人們

大大地打一仗。
我一定要去的。”

三十

[白]

屋卡珊聽國王說了這些話，他便把蓋在國王身上的被完全拉下來，攤了滿地。他看見身後有一根棍子。他便拿了棍子，舉起來打，打得國王死去活來。

“啊！好大人！”國王說。“你要求我些什麼？你失去了你的理性了嗎，在我屋子裏打起我來？”

“憑聖心說，”屋卡珊說，“雌狗的壞種！假如你不答應我說在你國中的男子以後永不會養孩子，我就要殺了你。”

他便答應了他，在答應了後！

“先生，”屋卡珊說。“現在引我到你妻子那兒去，到軍中去。”

“先生，我很願意，”國王說。

他騎上他的馬。屋卡珊也騎上自己的馬，而尼各萊特却留在王后的房中。國王和屋卡珊走了許多，纔來到王后那兒。在那裏，他們看見人們在用炙野蘋果，雞蛋，和鮮奶餅打仗。屋卡珊看着這種情景，真詫異極了。

三十一

[唱]

屋卡珊停了馬，
倚在馬鞍架上；

他便來凝看
這場驚人的酬戰。
人們帶來了
無數的鮮奶餅，和炙野蘋果，
和田間的大香菌。
誰最會把淺灘之水弄渾，
誰就最算無雙的勇士。
這英武的子爵屋卡珊
凝看着他們，
不由的大笑了……

三十二

[白]

當屋卡珊看見了這個奇蹟時，他來到國王那

兒，叫他過來：

“先生，”屋卡珊說，“那些就是你的敵人嗎？”

“是的，先生”，國王說。

“你可願意我替你復仇嗎？”

“願意的，”他說，“我很願意！”

屋卡珊握着寶劍，直衝到陣中，向左右大打起來，殺了無數的人。可是，當國王看見他殺人時，他抓住了馬勒說：

“啊！好先生，不要這樣殺！”

“什麼！”屋卡珊說。“你不要我為你復仇嗎？”

“先生，”國王說，“你做得太過分了。互相殘殺，不是我們的習慣。”

敵人逃了；國王和屋卡珊便回到丟拉留拉堡中。國人向國王請求趕走了屋卡珊，將尼各萊特留下給他的兒子，因為她像是名門之女。尼各萊特聽了十分惱怒，便說：

三十三

[唱]

“先生，丟拉留拉的國王，”

美麗的尼各萊特說，

“你的國人當我是個痴人。

當我多情的情人抱着我時，

當他覺得我是溫柔時，

他知道我是耽于遊戲的，

舞會，環舞或跳舞，

箜篌，提琴或七絃琴

和世界上一切的遊戲，

對於我都是有價值的。”

三十四

[白]

屋卡珊是在丟拉留拉堡中，十分快樂，因為他是和尼各萊特，她所至愛的溫柔的情人在一起。可是，正當他在十分快樂時，一大羣的沙拉散人由海道侵來，猛攻城堡，用武力取得牠。他們虜掠財富，又將男子女子都虜了去。他們捉住了屋卡珊和尼各萊特，把屋卡珊的手和腳全縛起來，將他投在一隻船上，將尼各萊特放在另外一隻船上。在海上，起了一陣颶風，將兩隻船吹散了。屋卡珊的那隻船，逆風在海上飄流了許久，恰巧來到薄蓋爾的堡壘；國中人忙去救那破舟，找到了屋卡珊，又且認出了他。

當薄蓋爾的人民看見了他們的公子時，他們真快樂極了；因為屋卡珊在丟拉留拉堡足足住了

三年，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死了。他們引他到薄蓋爾堡中，大家都願做他的家臣；于是他便來維持治安了。

三十五

[唱]

屋卡珊已回到了
他的故土薄蓋爾。
他一點沒有阻難地
據有土地和采地。
他向上帝發誓說，
將爲了嬌顏的尼各萊特
他心中十分悲傷，
比爲他所完全失去的

雙親更要悲傷：

“溫柔的嬌顏的情人啊！

我不知道向何處去找你，

我不去尋你，

我不去獲得你的地方，

在海中或是陸上，

上帝還沒有造起！”

三十六

〔白〕

現在且按下屋卡珊不提，來說尼各萊特罷。且說那隻載着尼各萊特的船是屬於迦太基王的，這就是她的父親；她有十二個哥哥，全是侯王和國王。當他們看見尼各萊特如此美麗時，他們對她十

分尊敬，爲她安排華筵，而且問了她許多次她是誰，因爲她很像是一個極尊貴的婦人，是出身名門的。可是她却不能對他們說她是誰，因爲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被人虜去了。他們航行了許久，一直來到迦太基城下。可是，當尼各萊特一看見堡城和這地方時，她便認出她曾經在這裏受撫養，又在這裏很小就被人虜去的，雖然很小，她却很記得她是迦太基國王的女兒，她曾經被撫養在城中。

三十七

[唱]

那尊貴和智慧
的尼各兒
是來到了海岸，
看見了牆垣和房屋，

王宮和廳堂；她便這樣傷感：

“不幸我是尊貴的人，

迦太基王的女兒，

歐米爾的表妹！

我是在野蠻的人的手中啊！尊貴賢能的屋卡
珊，爽直的貴公子，

你的愛情煎迫着我，

強索着我，苦熬着我。

願上帝，純潔之靈啊，

使我再能抱你在懷中，

使你吻着我的臉兒，

嘴兒和鬢兒，

公子啊，情人啊。”

[白]

當迦太基國王聽見她這樣說時，他便抱住她的項頸。

“美麗溫柔的朋友，”他說，“對我說你是誰。不要怕我。”

“先生，”她說，“我是迦太基國王的女兒，我從小就被人虜去了，在十五年前。”

當他們聽見了這話時，他們很知道她說的話是真的，十分快活，以極榮貴的合於對國王的女兒的禮引她到王宮去。他想給她配與一個異教的國王；可是她却不想結婚。

她在那兒住了三四天；心想如何可以再找到屋卡珊。她得到了一張琴，學會了彈法，當他們要她嫁與一個有錢的異教國王時，她便連夜逃走，來到港口，住在海岸邊一個窮婦人的家中。她採了一種草，擦着頭和臉，這樣她便黝黑了；她自己做短

裳，外衣，內衣，和短褲，扮成一個歌人的樣子，去到一個舟子那裏，請求他答應她坐他的船。他們揚起帆來；他們航行了許久，渡過了大海，來到迫老房斯的地方。於是尼各萊特上了岸，拿了她的琴，沿途彈唱，最後來到那屋卡珊所住的薄蓋爾堡。

三十九

[唱]

在薄蓋爾，有一天，
屋卡珊是在高樓下。
他坐在石階上，
他的家臣圍着他；
看着閒花野草，
聽着小鳥嬌啼，

便想起他深長地愛戀的
聰明的尼各萊特的
無限深情：
便太息又垂淚了。

尼各萊特來到石階了；
她拿起琴和弓絃
說着這些話：

“聽啊，貴人們，
位高的和位卑的！
你們可歡喜聽一個歌兒，
唱我們尊貴的子爵屋卡珊，
和那聰慧的尼各萊特嗎？
他們的愛情如此經久，
他甚至往那森林中去找她。
在丟拉留拉的望樓上，
有一天異教人將他們擄去。
關於屋卡珊，我不知他如何下落；

可是那聰慧的尼各萊特
却是在迦太基的望樓上，
因為他的父親鐘愛她，
他就是那國的國王。
他要將她配與
一個異教的奸王。
尼各萊特却不願，因為她愛着一個公子，
他的名字就是屋卡珊。
她向上帝和他的名字發誓：
她將永遠不嫁丈夫，
假如她不得到
她所一心想望的情人。”

四十

[11]

當屋卡珊聽見尼各萊特如此說時，他十分歡樂；他叫她來到身旁問她：

“好朋友，”屋卡珊說，‘關於你剛纔所唱的尼各萊特的事你可知道一點嗎？’

“知道的，先生，我知道她是最爽直的生物，又是最尊貴最聰敏為世界所未有的。她是迦太基國王的女兒，這國王就在屋卡珊被劫的地方劫了她去，將她帶到迦太基城中，最後發現了她是他的女兒，他歡喜得了不得。他們一天到晚想將她嫁給西班牙的最高的國王之一。可是她却寧願被捕住受火刑，而不願嫁任何丈夫，即使他是非常有權的，

“啊！好朋友，”屋卡珊伯爵說，“假如你能回到那地方去，請她和我來談話，你要什麼，你拿什麼，我都給你。你要知道，為了她的愛情，我不願娶妻，即使是什麼高的門第的女人；我只是等着她，除了她外我什麼女人都不要。假如我早知道那裏可以

找到她，我也不會到現在纔去找她了。”

“先生！”她說，“假如你要這樣做，我將爲你去找她，也算是爲她，她是我很愛的。”

他答應了她，又叫人拿了二十個利佛爾（幣名）給她。她便離開了他，他便哭了，爲了尼各萊特的溫柔的記憶。當她看見他哭時：

“先生，”她說，“你不要悲傷，因爲不久我就可以帶她到這城裏來，你就可以看見她了。”

屋卡珊聽見了這話，非常快樂。

她別了他去到城中子爵夫人家中去，因爲她的代父子爵已經死了。她便住在那裏，將全盤的歷史都告訴了她，子爵夫人纔認出她確是她所撫養的尼各萊特。她叫她淨身沐浴再整整的休息一個禮拜。尼各萊特採了一種名叫愛斯格萊兒的草，擦着全身，便又變得和從前一樣的美麗了。她披上富麗的綢衣，這是夫人的；她坐在房中一張錦被上，請夫人來，對她說去叫屋卡珊，他的情人來。她便

這樣做了。當她到宮中時，她看見屋卡珊哭泣着追懷着尼各萊特，他的情人，因為她還沒有來。夫人招呼他，對他說：

“屋卡珊，從此以後不要悲傷了；和我一同去，我將把世界上你所最愛的東西給你看。那就是尼各萊特，你的溫柔的情人，她是從遠地方到這兒來找你的。”

屋卡珊快樂非常。

四十一

[白]

當屋卡珊聽見說起
他的嬌顏的情人
已來到了本地，

他真非常歡喜。
他急急地和夫人
一同回家去。
他們走進了
尼各萊特坐着的房中。
當她看見她的情人時，
她真快樂極了：
她站起來跳過去。
屋卡珊，當他看見她時，
就向她伸開兩臂：
溫柔地接受她，
吻着她的眼睛和臉……
這樣歡樂的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屋卡珊便和她結婚，
使她做薄蓋爾的伯爵夫人。
以後他們同度歲月，

過着幸福的生涯。
現在他已有了他的歡樂，
尼各萊特和他在一起。
我的彈詞已收梢：
故事也算唱完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6543B

上海圖書館

總

